

## 从“关系史”到“方法论”

——两本法国比较文学名著比较

陈可培,孙景尧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 200234)

**摘要:** 文章以法国比较文学学者基亚的《比较文学》和谢弗雷的《当代比较文学:方法与视野》为研究文本,从两者的目录编排入手,比较了两本书的构架、层次、对比较文学的不同定义、对总体文学的不同理解、对翻译研究的不同角度,从中追溯比较文学这门年轻而开放的学科在几十年间的发展历程,因而阐述了对比较文学的新认识。

**关键词:** 法国;比较文学;基亚;谢弗雷;《比较文学》;《当代比较文学:方法与视野》

自19世纪末在法国兴起至今,比较文学已走过了一个多世纪的历程。100多年来,尤其是20世纪以来,以跨民族、跨文化、跨语言的视角去认识他,这门学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为20世纪比任何一个时代都富有世界主义的性质(基亚语)。这从法国学者基亚和谢弗雷分别出版于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的两部关于比较文学的专著中可以得到证明。1951年出版的基亚的《比较文学》是他在巴黎大学授课时的讲稿,此书成为比较文学方法论的主要参考书之一。作者说,他把这本书的大部分篇幅用来总结已经获得的成果。其间,国际比较文学界,严格地说是所谓的美国学派与法国学派之间就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及其理论方法特点进行了一场长达10年的论争。1980年代末,谢弗雷出版了《当代比较文学:方法与视野》;1995年此书译成英语在美国出版。其

时,不仅那场争论早已尘埃落定,而且,西方思想界新的理论层出不穷,对比较文学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和影响。因此,谢弗雷的著作不是基亚著作的替代品,而是这门仍然年轻、仍在发展又常被人误解的学科从年轻走向成熟历程的反映。基于此,以相隔几十年的基亚的《比较文学》作为参照,从著作的结构、层次、部分内容,对谢弗雷的这部专著作一探讨。

—

基于大学课堂讲稿的《比较文学》是一本入门书。它从这门学科的起源与历史说起,逐一介绍本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视角与所取得的成就;探讨有待深入、大有可为的新领域,如“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形象学研究”。总的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资助科研项目,项目编号:04C082。

收稿日期:2006-06-03

作者简介:陈可培(1957-),女,湖南长沙人,长沙理工大学外语学院教授,上海师范大学生人文与传播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比较文学、翻译研究。

孙景尧(1942-),男,上海嘉定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比较文学研究。

来说,基亚是以一个教授的身份在向法国大学生介绍比较文学,其立场和观点多少带有民族主义的色彩,即主要介绍的是法国比较文学的成就和影响研究的方法。毕竟,比较文学在西欧、东欧、美国和日本等地区的蓬勃发展是在二战之后;而“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可算是比较文学研究的中心”。<sup>[1](P2)</sup>国际比较文学界的危机感和美国学派平行研究的兴起都远在此书出版之后。因此,基亚在讲稿中着重介绍影响、来源是合理的,正如作者自己所言:“现存的比较文学仅仅只想阐明一些方法和一些成果。”<sup>[1](P3)</sup>人们对法国学者所热衷的影响研究已有许多评论,美国学者多少因为历史的原因,对影响研究颇有微词,并创建起与之抗衡的平行研究。平心而论,两种学派都是历史的产物和必然,皆已成为国际比较文学界研究的主要方法。

基亚在第六章专门论述的“来源”,虽然也是基于“关系”而遭到美国学派的贬抑,但却不失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一如在“影响和成就”章里所强调的:“我们不应该因此而忽略外国的影响,每一种民族文学都因这种影响而不断得到丰富,我们更不应该拒绝去研究它”;在“来源”这章里,基亚也明确了这种研究的意义:“在这种情况下,来源和影响,与其说是缩小了作者的独创性,不如说是帮助说明了独创性。”他认为“研究莎士比亚在法国或在德国的命运,使我们更加了解这两个国家”;在以巴尔扎克为例的一个小节末尾,作者得出结论:“巴尔扎克并没有因阅读外国作品而被俘获,相反,他通过特有的、生动的综合方法确定了自己。”这就很像后来的接受理论家们所研究的作为主动者的接受情况了。基亚还说,作家对国外的思想和形象保持了相对的忠诚,这种忠诚使他们了解自己的情况,同时也启示了他们的读者。这不就是当下人们把比较文学理解为自我和他者的认知之道的先声吗?他希望比较文学工作者重视来源的研究,因为这可能就是他们对各个国家的文学史最有益的贡献。

总之,基亚简略而较全面地总结了本学科的历史和当时的发展水平,并给年轻的学子们指出了学科发展的前景和努力的方向。这本书的结构层次及其所论述的内容是当时学科状况的反映。

谢弗雷的专著以其厚实的理论基础、恢弘的

构架承载了当代国际比较文学,反映了危机、挑战、生机并存的学科现状。作者在第一章里开宗明义,先给比较文学下定义。这种做法不仅符合西方学术研究的规范,因为它从事学术研究的起点、基石,它标明了研究者对所研究课题的基本观点、立场;而且是本研究课题的需要。因为作为一门学科的名称,“比较文学”从它诞生之日起,就引起了重重的误解、纷繁的分歧和不休的争论。最常见的误解就是以为用比较的方法进行文学研究就是比较文学。因此,首先明确定义,既遵循了传统的规范,又有利于深入地展开研究、讨论。

定义明确后,全书的主要篇幅便围绕着定义所规定的内容展开。首先是“外国作品”,这与基亚论及书籍与人的第三章有点相似,但视角与重点完全不同。在用了近一半的篇幅讨论“翻译与译文”后,作者接着探讨了文学、语言、文化的关系,并提出了很有启发性的问题:“比较文学学者应该重视文化的集结性还是语言的集结性?这是比较文学研究的沃土吗?”在“比较文学学者的阅读概念”一节里,谢弗雷也和基亚一样,对比较文学学者的外语能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他们阅读广泛,对作品中,尤其是译作中他者的存在特别敏感,但是应该对所读作品了解透彻。因此阅读原作、懂得几门外语非常重要;因为,只有掌握了几种语言并懂得翻译甘苦的人,才能保持一定距离去阅读他所不懂的语言的译文。谢弗雷的第三章可以说涵盖了基亚的第三、四章所论及的内容而且更加丰富。简要介绍了比较文学的编史工作后,他进而指出,过去10年的研究表明,比较文学的编史工作必须明确其目的、方法的来源以及研究范围的局限。

后面的第四、五、六章所论述的都是本学科的新领域,其中有关“副文学”的概念,基亚在谈到“令人向往的转变”时与科幻小说、侦探小说、儿童文学等一笔带过,谢弗雷却在第五章中详细论述了比较文学这一崭新的研究对象。他将“副文学”分为“口头文学”、“通俗文学”、“青少年文学”,总结了各个方面的成就,分析了各自的意义。他还归纳了比较文学研究在这一领域的五种视角,使后来者得以顺利地步入这一研究领域。

第六章的最后一个小节是“比较诗学的一些问题”,下面分“诗学与文体学”、“叙事诗学”、

“表演诗学”、“空间诗学”、“小说诗学”和“女性书写”六个问题。虽然作者没有对每一个问题展开讨论,但作者深刻的思考和尖锐的问题却能引发读者在这一充满挑战的领域里跃跃欲试,如:“最早的女性诗人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150年。那么,是否有一种特殊的女性书写方式?女性作家能否在文学里传达一种与男性作家不一样的语调,一种把她们作为妇女连在一起并超越她们所使用的语言的语调?”

由此可见,谢弗雷的这本书以其恢弘严谨的结构,广阔深远的视野,凝炼丰富的内容,深邃冷静的问题意识,科学辩证的研究方法,当称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 二

比较一下同为法国人的基亚与谢弗雷在不同时期给比较文学下的定义是很有趣的。

基亚给比较文学下的定义是:“比较文学是国际文学关系史。比较文学工作者站在语言的或民族的边缘,注视着两种或多种文学之间在题材、思想、书籍或感情方面的彼此渗透。”他一再强调比较文学是“国际文学关系史”,因此其主要研究对象是构成国际关系的媒介的书与人,其次是题材、影响、渊源等。他赞成梵·第根提出的“总体文学”的概念,认为那是超越“二元”关系的比较文学的高级形式,能以真正国际性的观点观察思想潮流和倾向。法国学者的确把较多的注意力放在了影响研究上,而引发了美国学者的批评。但是,法国学者也自有其理由:“因为任何一种文学在孤立的情况下都不能不枯萎;而每一种最成功的民族文学都要依靠外来的因素——不管是它吸收了这些因素还是因反对或凭借这些因素而更加显示自己。”<sup>[1](P118)</sup>他在第五章中说,狭隘的民族主义沾染文学评论的时代并没有过去。对此,他的解释是:“在写给接受法国文化的读者们的书中,主要只提到用法文写成的作品是可取的,也是正常的。而且对法国的比较文学工作者来说,从巴尔扎克或纪德的作品中寻找出异乡风味的痕迹总比从梅利德特(Meridith)或托尔斯泰的作品中找出法国的痕迹更为容易。”<sup>[1](P57)</sup>

他这本书是对法国大学生的讲稿,所举例子

大多是他们熟悉的法文作品,确属自然;他在此书发表26年后写的“前言”中有针对性地说:“作为一位法国教授的著作,它的对象首先是那些从事比较文学工作的法国青年。这绝不是民族主义的表露。”而他的书中强调了影响研究,这也是因为法国的确给世界文学宝库增添了丰厚的宝藏。此外,“各有特点的民族文学,既是各个民族文学研究的基础,也是构成比较文学研究的基础单元。提倡比较文学绝不是忽视或削弱对具体的民族文学的研究,相反的是要把民族文学或国别文学放到同他国文学或世界文学的整体中做比较鉴别,以便更准确和更清楚地探索与发现它的独特性以及它与其他民族文学的普遍性。用当今的新理论话语来说,能更好地认识‘自我’和‘他者’”。<sup>[2](P81)</sup>他还专设一章“人们所看到的外国”,讨论并促进了其老师卡雷所倡导的形象研究;他把卡雷的主张归结为:“不再追寻一些使人产生错觉的总体影响,而是力求更好地理解在个人和集体意识中,那些主要的民族神话是怎样被制作出来,又是怎样生存的。这就是近五十年来法国的一种远景变化,它使比较文学产生了真正的更新,给它打开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sup>[1](P106-107)</sup>而这个新的领域开拓出来后,“可以帮助各民族在承认各自的幻想的基础上更加互相了解。”<sup>[1](P115)</sup>

由此可见,20世纪前半叶,法国的比较文学学者的视野已逐渐开阔甚至还写出了关于非洲的重要著述。而美国学者认为法国学者只注意来源和影响、原因和结果,使比较文学缩小成了研究文学的“外贸”,成了仅仅研究外国来源和作者声誉的材料,<sup>[3](P23)</sup>这种批评是有失偏颇的。

在谢弗雷的《当代比较文学:方法与视野》英文版的《序言》里,斯坦福大学杰拉尔德·吉勒斯彼说:“这本手册的一个最大贡献就是它详细地阐明了处于核心的问题,即人们对‘比较文学’这个术语的分歧。他解释了为什么自从70年代中期法国学者喜欢将‘比較的’与‘总体的’两个形容词并置,以便强调比较文学既关注任何一个国度的文学作品与文学发展进程,也关注所有文化中的文学作品与文学发展进程。”

在“定义”章的开篇,谢弗雷用先否定后肯定的修辞手法明确了何谓“比较文学”:“这个短语不应该用来指法国文学或世界文学。比较文学不

是文本的集成,而是研究文学的一种方法。”“比较文学既是接近他人,又是对这种接近的研究。比较文学家一直面对着仔细检查,深入理解他人的挑战,必须更清楚地意识到喜欢或不喜欢一部作品的理由,以便最后能更好地了解自己。”其实,这也是克劳德·皮查和安德鲁·卢梭于1976年在他们的《比较文学》一书中所表述的:“比较文学是一种把文学与其他学科知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方法论的艺术,它通过建立类比、影响和亲属关系,或者不论时空相隔多么遥远,把一种传统中分属几种语言或几种文化的事实和文学文本放在一起,最终目的是为了描述得更准确、理解得更透彻、生活得更愉快。”这一定义用简洁准确的语言阐明了比较文学的性质、研究的方法和最终目的。

基亚和谢弗雷对比较文学所下的不同定义不仅体现了两人的不同观点,而且还向我们展示了比较文学的迅速发展。20世纪50年代初,比较文学被限定为“国际文学关系史”,视角是跨语言、跨民族的,其研究对象主要是有关文学的题材、思想、感情等。到了1980年代末,比较文学在法国学者的眼里已成为方法论的艺术,它不仅跨语言、跨文化,还跨学科、跨越时空,其目的也更明确了。这一开阔无垠的视角与英国学者巴斯奈特博士在《比较文学批评导论》一书的开头给比较文学下的定义非常吻合:“对什么是比较文学的简明回答是,比较文学是关于跨越两个以上文化的文本的跨学科研究,也是对跨越了时空的两个以上文学相关模式的关系研究。”谢弗雷还说:“当代文学不仅仅是一个民族的产品,而是越来越向各个不同的文化开放。比较文学学者的职责是关注外来作品,走向异国他乡,谈论异国他乡,自然有丰富的经验。此书要展示的多少就是这种经验。”谢弗雷所言及其所引用的定义总结概括了20世纪后半期国际比较文学的实践和成就,概述了比较文学的基本内容。

从“国际文学关系史”到“研究文学的方法”,这不仅是法国学者研究视野的拓展,也是国际比较文学研究的重大突破。在这本手册里,谢弗雷介绍了法国学者研究比较文学的跨文化、跨学科的视角,也反映了全球从执着于意识形态到转向探究民族间的、更客观的系统中的文学现象的趋势。“此书将眼光投到社会学背景下的文学研

究,而非仅仅在意识形态的范围内从事文学研究,这是令人耳目一新的。他明智地把形式的、社会的、心理的以及人类学的各种分析所得的真知灼见融合在一起。”<sup>[4](P#)</sup>这种开阔的视角、开放的姿态、远大而又实际的抱负既是本学科的特色,也是真正的比较文学学者的写照。

### 三

仔细研读基亚的《比较文学》第七章,笔者对梵·第根提出的“总体文学”这一术语的理解与流行的解说不尽一致国内一本颇有权威的教科书上是这样转述梵·第根对国别文学、比较文学、总体文学的规定的:“‘国别文学’研究一国之内的文学问题,是一切文学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比较文学’研究两国之间的文学关系;‘总体文学’探讨多国文学共有的事实,凡是超出两国之间的二元关系的问题,即属于总体文学。”<sup>[3](P21)</sup>由此看来,总体文学与国别文学和比较文学的区别仅在于前者所研究的对象(国别)比后者多,而非研究内容或方法上有差异。再看基亚在“国际上的各种大思潮”这一章中是如何解说、运用梵·第根的“总体文学”的概念的。这章的第一小节题目是“比较文学和思想史”,基亚说,民族间某些思想和宗教方面的交流明显属于哲学史和信仰史范畴;但是在哲学、宗教、文学之间的交流,界限往往是不明确的。如法国文坛出现的许多既是思想家又是文学家的伟大人物,而他们的思想和学说很多都是靠本人的文学作品传播的。因此,对他们的研究就必须从哲学和文学两方面同时下手。“这期间存在一个共同领域,即伟大思想和伟大文风交错的地方。在这个领域里,哲学家和文学工作者所享有的权力是相等的。”

在标题为“比较文学和总体文学”的第二小节,基亚开篇就说:“梵·第根建议用‘总体文学’这个词来指这种超越‘二元’关系的比较文学工作的最高形式,以便在观察一些思想潮流和敏感的倾向时能采取一种真正具有国际性的观点,亦即西方的观点。总体文学也包括纯文学的现象,如:类型的、体裁的和题材的历史等。”这里所提到的“二元”关系,显然指的是曾被人为地割裂的思想史和文学研究,而非两国之间的文学关系。

后面的几个小节的标题也明确无误地传达了所论述的大致内容:作者把宗教和哲学思想、伦理观念和敏感性趋势等人文科学与比较文学研究结合在了一起。他明确地说:“比较文学将来要透过时代、越过国界来观察各种表达感情的方式和伦理学说,或者说它早就该这样做了。”<sup>[1](P99)</sup>而这一章以保罗·阿扎尔统治了欧洲思想界将近一个世纪的著作为例,说明“一个思想史家在把比较的方法与最精细的文学含义结合起来时,他将可以企望得到什么并如何去获得成功。”<sup>[1](P90)</sup>至此,基亚已清楚地告诉我们,“总体文学”所关注的不仅仅是多国的共同文学问题,更重要的是文学与各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是跨时空、跨民族、跨学科的比较文学研究的高级形式。

1968年,法国教授热纳在其著作《总体文学和比较文学——兼论方向探索》一书中这么说:“所谓总体文学,还应是一座架设在特定含义上的文学同各种艺术门类之间的桥梁。”<sup>[2](P86)</sup>这时,总体文学指的是文学与艺术的跨学科的比较研究。几十年后,谢弗雷在其《当代比较文学:方法与视野》一书的第一章“定义”的结尾处说:“如果比较与总体文学这个较长的提法能更恰当地反映正在建设中的这门学科,那么,加上‘总体’这个形容词还是有意义的。”他随后的阐述也的确体现了比较文学学者开阔的视野和胸襟。也就是说,到了20世纪80年代,“总体文学”又成了“比较文学”的补充、说明。法国学者一再从各自所处的时代背景出发,竭力对“总体文学”这一术语在理论上进行规范,实践上努力躬行,他们所追求的并非一个术语的地位,而是这门学科的发展空间。

法国几个时代的代表人物都对“总体文学”这个术语情有独钟,这说明“比较文学”这一提法的确引起了误会,学者们在给这门新兴学科做出规范、下定义时力图避免、消除更多的误会;也体现了法国学者在从事比较文学研究时既有创新,又有继承,从而构建了一脉相承的“法国学派”。这一事实,应该对当今正在努力重建中国当代诗学,以求与西方诗学平等对话的中国比较文学界有所启示。

#### 四

基亚的《比较文学》第三章“世界主义文学的

传播者”专论“书籍”和“人”,其中分别论述译著和译者,把他们当作积极传播各国文学的使者。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对译者的研究范围是太狭窄了。”<sup>[1](P24-25)</sup>“我们还需要努力去了解他们的心理。……一本英文小说的译者也说‘为了迎合巴黎人的口味,我觉得需要给它穿上一件法式服装’(1745);再者如泽南遮(Gabriel d'Annunzio)的《死亡的胜利》(Triomphe de la mort)(1896)的法译本,把许多篇有关尼采(Nietzsche)的描写都删去了,这是多大的背叛啊!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不忠实的人’呢?这是可以避免的呢还是出于需要呢?对这些问题的回答给心理的、同时也是历史的研究工作开辟了道路。”<sup>[1](P26)</sup>二战后,文学作品的翻译理论问题被当作比较文学的中心问题(皮肖斯 Pichois 和卢梭语),人们的兴趣在于通过研究译作了解译者的心理、时代的审美观和外国文化,<sup>[1](P20)</sup>可以说,这比纯粹企图在译者的直译与意译技巧之间判断孰高孰低进了一大步。

谢弗雷在第二章中也用了较大的篇幅讨论翻译理论问题,从最早的圣经翻译家们所困惑的译文的合法性、当代翻译理论所关注的译者的策略问题到翻译对文化建构的影响,并提出了比较文学学者如何阅读翻译作品的问题。语言学理论的发展影响了文学翻译的研究,但他认为技巧不是唯一的问题,研究译文不应该限于微观结构,还要注意宏观结构的研究;他建议比较文学学者应该花更多的精力去考虑如何阅读或研究文学译本,并提出了几种阅读方式,其一是阅读同一语言的几个译本;其二是研究不同语言的几种译本;其三是建立翻译作坊。接着,他又提出了翻译的价值以及翻译在接受语系统中的融合度,比如翻译是强化了接受语系统,还是与之争夺,或对之毫无影响。谢弗雷也谈到了翻译研究中老生常谈的关于译者的翻译策略问题,即在充分翻译(adequate translation)与动态翻译(dynamic translation)之间两者必居其一。但他没有到此为止,而是继续从马丁·路德对《圣经》创造性的翻译、波德莱尔对爱伦·坡权威性的翻译等著名例子深入探讨翻译的地位问题,进而得出“译文的存在依赖于原文,译文也受接受语系统的影响”这么一个看似矛盾的结论;因此,比较文学的编史工作能从翻译研究中获取有价值的东西。最后,他再次强调要更多

关注翻译的合法地位的问题;这是研究国际间的文化交流的问题。

1978年,以色列学者埃文·佐哈尔发表了《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位置》一文。他继承俄国形式主义的理论,认为文化、语言、文学、社会是由相关的元素组成的系统。这些系统又是由多个相交甚至重叠的系统组成的,由此构成“多元系统”。翻译文学在多元系统中或占据中心地位,或处于边缘位置,这直接影响到译者的翻译策略。佐哈尔的理论把翻译研究带进了一个开阔的天地,引发了人们对翻译在民族文化的形成过程中的地位的深入思考。

谢弗雷从比较文学学者的立场谈论翻译理论,同样注意到了译文的价值、译文在接受语系统中的地位、以及接受语系统对译文的影响等翻译界的文化学派所关注的问题,其理论触角已触摸到了国际先进理论的前沿。由此我可以这样说,比较文学学者的视野与其他学科专家的视野同样开阔,比较文学是一门开放的学科,与其他学科的发展是同步的。

谢弗雷这本专著的另两个特点是作者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对本学科发展、成就的熟悉程度,它们都是一个谦虚的比较文学学者的风范。几乎在每一章,作者都对所论提出尖锐的问题;每个专题后都列出一批相关书目,而且那些著作不限于法国

作家所作。将最新的研究成果推荐给读者,引导读者做更深更细的探讨和思考,这样做的好处不仅给人们提供了丰富而有意义的研究资料,以各国学者的丰硕成果证明这门发展中的学科充满了生机,同时,也体现了一个比较文学学者渊博的学识和超越个人、民族之上的开阔的胸襟。

从“国际文学关系史”到“把文学与其他学科的知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方法论的艺术”,从基亚当年不得不从民族主义的立场出发来阐述这门旨在促进民族间的相互理解的学科,到谢弗雷刻意地,或者不如说是无意识地,超越了民族身份的言说,西方的比较文学研究已从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谢弗雷在“结论”篇的末尾“伦理学的未来?”中说:“如果比较文学要有什么抱负的话,那就是努力奉献一种新的人道主义,把一种价值与人类的各种思想联系在一起。”

#### 参考文献:

- [1] M. F. 基亚. 比较文学[M]. 颜保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 [2] 孙景尧. 简明比较文学——“自我”与“他者”的认知之道[M].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
- [3] 陈惇,孙景尧,谢天振. 比较文学[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
- [4] Chevrel, Yve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oday: methods and perspectives*, Missouri. The Thomas University Press, 1995.

## From “a History of Relations” to “Methodology”: On Two French Work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CHEN Kepei, SUN Jingyao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French comparatists M. F. Guyard's *La Littérature comparée* and Y. Chevrel'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oday: Methods and Perspectives* as the analytical texts, the paper has mad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books' structure, arrangement, the authors' different definition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heir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of “the General Literature” as well as their different perspectives to study translation, on whic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young yet open discipline during the past decades has been traced in order to form a new understanding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Key words:** Franc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M. F. Guyard, Y. Chevrel, *La Littérature Comparé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oday: Methods and Perspectives*

(责任编辑:吴晓明)